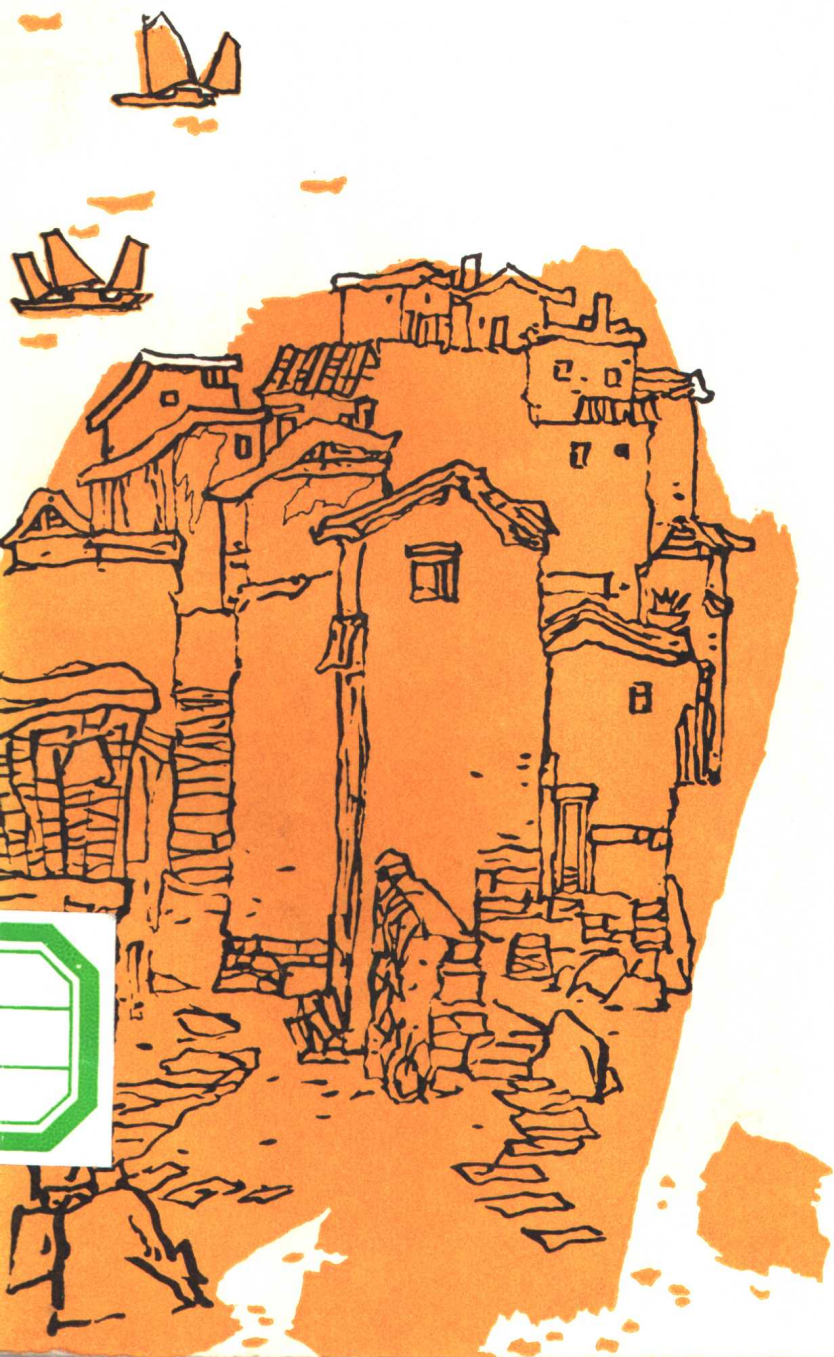


長塘鎮風情

叶文玲 著



叶文玲 著

长塘镇风情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汪逸芳

插图 朱维明

长塘镇风情

叶文玲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300,000 印数00,001—18,000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343

定 价: 1.18 元

序

叶 鹏

表现生活和灵感的温馨的摇篮，是每个作家终究要偿还的一笔相思债。童稚的心灵，是一个感性的、纯净的世界，它储存着丰富的印象。岁月的筛子，不仅不能隔断童年记忆的阳光，反而使它化为诗意的彩蝶，翩跹入梦。荒芜的百草园，是鲁迅永远怀念的乐园；偏僻的密苏里州的简陋的小屋，是马克·吐温难忘的宫殿。故乡，陶冶了作家的艺术个性，也培育着作家的创作灵感。

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东海》上发表《夕照金洋河》开始，叶文玲以流利抒情的笔调，写了一组以长塘镇为背景的中、短篇系列小说。叶文玲决心认真反映那块养育了她的土地。这幅风俗画的长卷，徐徐展开，现在，以《长塘镇风情》结集，奉献在读者的面前。

叶文玲的故乡——楚门镇，是浙东的一个海角小镇。楚门，古时原为海洋，丫髻山与西青山形成海中门户。元至正年间筑塘围垦后，曾有楚树丛生，故名楚门。元代李仕兴在《抵楚门》一诗中写道：

楚门山色散烟霞，	人到江南识永嘉。
半垄石田多种麦，	一冬园树尚开花。
海天日暖鱼堪钓，	潮浦船回酒可赊。

傍水人家无十室， 九凭舟楫作生涯。

这个原始古朴的海角，随着祖先的实践，结束了恬静艰辛的田园生活，开始了文明化和城市化的建设。叶文玲成长在祖国沸腾的年代，解放的红旗，引导着她对生活的观察。叶文玲是在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时候开始创作的，她用生活自身所有的明丽的色彩，描绘着故乡色彩缤纷的变化。在她最早的作品中，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的确带着红领巾的眼光，明朗但不深刻。

生活是作家的严师。当叶文玲和人民一起经历了坎坷和磨难，迎来了胜利和欢乐之后，她的作品开始触及了生活的深处。在叶文玲的笔下，虽然没有波澜壮阔的图景，没有紧张复杂的场面，但是，却另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心灵的世界。托尔斯泰说：“艺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现、说出关于人的灵魂的真理。”人的精神世界，是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反映对象；按照美的原则，改造人的心灵，则是文学的崇高使命。在《长塘镇风情》中，叶文玲握管如恒，倾诉着普通人的不同命运，挖掘他们的心灵美质，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这部小说，对读者来说，“是美的感情进入心灵的引线”（阿·奥斯特洛夫斯基语）。

《心香》所以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被评为一九八〇年优秀短篇小说之一，就是因为这篇小说在题材的开拓和心灵的刻划上，作出了可喜的探索。《心香》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悲剧，诉说了一个美的毁灭的故事。但是，它没有使人沉沦，而是更加激发了人们生活的勇气。

在《心香》发表后，叶文玲创作上的这一探索并没有停止。《井旁的柚子树》中对担水佬常新福的心灵刻划，把美的探索，进一步深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坎坷历史之中。在作家的

笔下，常新福和尤芯芯的关系，犹如晴空中出现的一道彩虹，造成了一个令人迷恋的意境。在这些瑰丽的传奇色彩中，轻轻地深沉地奏出了生活的诗情，体现了作家的美学理想。

希望是生活的阳光，信念则是生活的支柱。《夕照金洋河》揭示了我们生活中的另一个严峻的问题：信念破灭所带来的心灵荒芜。荒芜的心灵急待重新耕耘和播种。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拨乱反正的工作，正是这场耕耘和播种的伟大实践。也许，问题过于严峻，伤痛弥深，疗救心切。叶文玲在写了《夕照金洋河》以后，又以她的第一个中篇《青灯》，来深化这个使她不能忘怀的主题。

《青灯》讲述了一个在苦难折磨下的人生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墨莲的心灵的历程，无情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生活的真谛：从佛堂前摘下的青灯，曾一度成为墨莲劳动生活和家庭幸福的见证。但是，现在，它又将成为神灯，再次用黑色的光吞没她心中的亮色，使她重陷黑暗之中。“历史跟人开了一个多么大的玩笑，但是，这难道真是玩笑么？”不，“这几年的生活就象一块好端端的布，撕扯得满是口子！撕裂它是容易的，而要缝好它，就得有那个一针一线的功效，而且，即使是精心缝好了，也看得出补丁，总带着伤迹呵！”这个朴素的比喻，是如此通俗，它引出的教训，难道不应使我们记取吗？

作家应该感应人民的悲苦，作家的责任不仅应该反映深重的灾难给我们的社会造下的内伤，更应反映饮忍这些痛苦和疗救这些内伤的意志和决心。在历史的进程中，曲折正是前进的一个带血的脚印。《心香》、《井旁的柚子树》、《夕照金洋河》、《青灯》等小说所揭示的社会问题，不能说不尖锐。但叶文玲笔下的悲剧，没有被低沉阴暗的氛围所笼罩，始终对生活保持不衰的信念，始终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理想亮色。

生活在前进。随着生活的进程，叶文玲在对长塘镇普通人的心灵的探索中，热情地歌颂了党在社会生活中所实施的那些深得人心的变革。

由于对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歌颂，不停留在对致富景象的简单描绘上，而是展现在心灵复苏的历程中，就更显得深切动人。如果说，小说《舅公》中，庆海舅公这一形象的创造，是一曲智慧和劳动美的颂歌的话，那么《小溪九道弯》，谷雨的胸怀和实践，则是一曲为中国农民争气的正气歌。

《小溪九道弯》中的谷雨，不仅继承了庆海舅公的勤劳惜物的传统美德和改变贫困境遇的不倦毅力，同时，他又是一个把个人致富和集体繁荣结合起来的解放了的新型农民。在谷雨那绿生生的小院里，我们看到了劳动的热情和才能，看到了在镣铐下顽强挣扎的典型图景。这是谷雨的一首劳动、创造、追求的心曲。谷雨的果园梦，不是损人利己、巧取豪夺的黄金梦，而是劳动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贫困境遇的正当的生活理想。

物质贫困带来的心灵磨难，是《小溪九道弯》开拓的又一境地。农村少女葛金秋在极端贫困艰难的生活中，顽强地保持着美的追求。即令去溪边洗衣，她也要搬一块淡黄底、开着灿灿白菊花纹的捶衣石，给自己繁重的劳动增添美和乐趣。但是，“贫穷，就象春天的阴蒙蒙的雨雾，笼罩在大家头上呵！……”艰难的生活，使她的心灵一度迷茫；摆脱贫困的逼迫，动摇了她生活的信念。这只没了舵的小船，随波逐流了……。葛金秋人生道路上的波折，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生活真理：侈望中的幸运是一场易碎的梦，幸福根植于自己坚实的劳动创造之中。虽然，葛金秋由于自己的过错，失去了美好的爱情，但是，她在逝去的爱情中，吸取了教益和力量。“路远算什么？”葛金秋的生活前景，毕竟令人感到欣慰和鼓舞。

叶文玲的艺术气质是清静明朗的，这使她的小说总有一种明朗的抒情气氛，它们抒发着对美的欢欣的亲昵，对苦的温存的抚慰，对生活的不倦的热情。《小溪九道弯》正象一首从清清的溪水上飘来的歌，语言的音乐感非常强烈。人物、画面、语言、旋律都好象经水洗涤，清静明朗，一尘不染。在这样的境界中，痛苦也是美的，眼泪也是甜的……

生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长塘镇，当物质生活开始富裕后，人们的心灵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叶文玲又进行了新的探索。正如物质的贫困，既会带来心灵的磨难，又会激发高尚的情操一样，物质的富裕，也既会把生活引向文明，又会使精神沦丧。《屏幕》，在我们开始两个文明建设的新时期，提出了一个我们必须认真关注的新的问题：“生活，不也象天穹那样大的屏幕么？每个人或是清晰，或是模糊，不都是要在这块屏幕上面留下自己不同色彩的图象吗？……”作家在这篇小说中，展开了一幅映照人们心灵的屏幕。物欲的滋长，使朱耕的精神一贫如洗，而清贫的肖蓁，却有着另一种富足。她和她的丈夫摒弃了常人的生活享受，奋力写出了一套气象科普读物，为下一代建造知识的殿堂，这才是我们时代崇尚的精神。在开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局面中，这个主题，将越来越为当代文学的创作所注目。

长塘镇的天地是狭小的，但是长塘镇中普通人的心灵，却比天空和海洋还要广阔。在《长塘镇风情》中，我们看到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的普通人的心灵轨迹。《长塘镇风情》是一部中、短篇的结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结构独特的长篇来阅读。其间小说都能独立成篇，内中的人物，又相当丰富多彩，从普通的洗衣妇、担水佬到百姓的“父母官”，从命运坎坷的打篾匠到尝享新生活欢欣的小木工和绣花姑娘，从与世纪同

龄的种田行家到对事业丹诚不泯的知识分子……这些身份不同的人物，交叉往来，反复出现，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生活图景。《长塘镇风情》以长塘镇为中心，既展示了地方的风情，又汇集了时代的面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独创性的尝试。

《长塘镇风情》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普通人的丰富多彩的心灵美，证明了罗丹的那句充满智慧的名言：“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永远处于实践过程中的人民，在不倦地改造环境的斗争中，将不断提高和丰富心灵的境界，这是文学的一个取之不竭的源泉。

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领地和乡土气，这便是作家风格的底色。在当代文学中，孙犁的冀中平原，峻青的胶东半岛，柳青的秦川大地，李准的黄河之滨……他们以各自的乡土风情，给我们的文苑，带来独特的色彩。现在，叶文玲又为我们文学的领地，增添了一个色彩明丽的小镇，这是可喜可贺的。老舍说：“我生在北京，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京就完整的，象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写它。”从《长塘镇风情》我们可以看出，叶文玲对这个海角小镇，最熟悉，最理解，最有感受，因而也最能施展自己的艺术才能。正如老舍说的，在这条清溪中，“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东海鱼正肥！“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杜甫感叹当时没有力能掣鲸的力作，这应该激发起作家砥砺艺术功力的豪情。乘风破浪，掣鲸碧海，正是我们伟大的时代向作家发出的号召！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七日夜

于洛水之滨

内 容 提 要

这是女作家叶文玲同志近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共收集三个中篇，十个短篇。特点是每篇都分别在叙述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却又象长篇那样交叉往来，互为主次，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生活图景。读起来比短篇有味，又比长篇轻松。作者善于运用清丽潇洒的文笔，探微索隐，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富有水乡特色的风情画，全书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目 录

序	1
青灯	1
小溪九道弯	86
晚雪	179
心香	241
夕照金洋河	269

井旁的柚子树	289
清清长塘水	315
舅公	325
故土的眷恋	337
深潭	346
院长和他的爷爷	361
火山石	374
屏幕	390

青 灯

是天意还是人缘？

她和他，真是天地之差，霄壤之别；他是一县之尊，百姓的父母官；而她呢，颠过来倒过去，哪种类型都排不上——从工农兵学商范围讲，都不是她的身份；在地富反坏堆里猜，也不沾她的边。

那么，她算个什么人呢？

世事偏偏就怪：他和她、他和她的一家，偏偏有这样的“缘分”。

.....

且莫说到了黄昏，这一天就过去了，
意外的事，在黄昏也会发生。

用不着迈出门槛去望已经落山了的日头，用不着从断了两根铁棍子的窗户眼里去盯小河对岸那一溜装了路灯的电线杆，只要看看锅灶脚边那一抹昏黄的影子，她就知道：又到掌灯时

分了。

锅盖边“嗤”一声，窜出一股乳白色的蒸汽，她立即松了手中的风箱拉手，“咕——哇！”一声，风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停止了。

真怪呵！这风箱一拉开，一停手，总要发出这一声：“咕——哇！”听起来，就象人的叹息：“苦——哇！”又钻心，又揪心。呵，难道是自己上了年纪，耳朵出了毛病么？不不，明明是这样嘛：“苦——哇！”分明就是人在沉重地呻吟、叹息！……不，不，人是不会这样叹息的，要叹气的人，通常只是慢慢地把胸中的闷气、心里的苦楚轻轻地吁出来的，那么，这声音……对了，早年来镇上唱戏的“的笃班”演的戏文中，只有那些苦女子一上场，用长袖掩面，摇着头，颤着声，才会叫出这一声令人心碎的“苦……哇！”……

呵，都什么年纪了，居然有兴致想得起这些事！真是背时昏头了……她微微摇了一下头，一丝淡淡的自嘲的苦笑，立即浮现在嘴角。

左手停了拉风箱，右手就习惯地抄起了火叉，去拨那灶膛中的余烬。两根没燃完的柴枝毕毕剥剥地烧着了，霎时间，一团耀眼的红光又照亮了她的脸庞，把她的头影投射在已经被烟火熏得黑黄的墙壁上，就象一张线条不太分明的剪纸，轮廓模模糊糊。

模糊的头影只是刹那间的图像，实际上，这是一张五官清晰而又十分耐看的脸庞。严峻的时光老人，总爱板着脸孔，伸着冷冰冰的长指甲，在那些他认为已经活过一些年岁的人的额头、眼角，无情地划下一道道纹路，以示自己的公正。不过，这种“公正”，却在她的身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是的，她是四十七八的人了，那椭圆形的脸颊却仍然十分光润、嫩

腴，端正的鼻梁就象用笔勾出来的，高而秀挺；薄薄的单眼皮在这个年纪更加显示出优越性：无皱无折，把那双细长的、瞳仁很黑的眼睛包衬得分外温婉动人，尽管那幽幽的眼神显得有点郁悒，但是愁楚的神情出现在历经风霜却又十分生动的容貌上，就格外使人惊叹，使人更加生出一种怜慕之情。

哦，惊叹也好，怜慕也罢，她自己则是连一般女人常有的照镜梳头的心思都没有的。自从那面印着福禄寿花的镜子在“破四旧”中摔得粉碎后，这些年来，她就再也没有想过要去添买一面镜子，这，固然是没有钱，没有这份闲钱；更主要的是没有心，没有这份闲心。十一年前，生活中所有的欢乐和希望，都象那架亮晶晶的镜子一样，骤然破碎了。一个一夜之间做了寡妇、一个从此以后要独撑门户抚育三个儿女的母亲，还有什么当窗理云鬓的心思，还有什么顾影自怜的闲情呵！

柴枝终于燃尽了，锅盖里那股上升的蒸汽也渐渐显得无力而微弱了，摇摇曳曳地成了缕缕游丝……水刚滚，锅里那一半搀着番薯丝的稀饭肯定还不太粘稠，可是，她却不舍得再添柴禾了，眼下的柴禾，就连这半干不干的松柴梗，都要七八分一斤哩！那天上镇赶集时，她费了多少口舌，问过来问过去，直到快散集时，才以每斤少五厘的钱买下了这半担松柴！每次做饭，真是恨不得一根一根数着烧。唉，这么贵的柴禾，一根一根烧着，真象燃着自己的头发丝那样教人心疼。是的，就是为了省一把柴禾，她才用提前熄火、久久地焖的办法来对付这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呵！

不烧火了，她却仍旧坐在烧火凳上不想起身，拂了拂落在膝头的柴灰，她又茫然地看着这些落地的灰尘。哦，柴灰中夹杂着不少麻屑。这些麻屑，是她做饭前的劳动印记——迎着灶屋门放着的、用脚蹬用手捻的木轮木架的纺麻车，就是维系她

一家四口衣食的“工作母机”呵！

她痴痴地想，可是怎么也想不通……是的，莫不是上苍还在恼恨她这个叛逆？要不，为什么时隔二三十年了，还在生着法儿惩罚她呵？那观音菩萨难道真是法力无边的么？你看，多少年了，这菩萨还在冥冥中唆使她的天女做这个老花样；只是把艳丽的鲜花换成了黄尘粉雾的麻屑，整日价洒她一脸一身……不，不，她并不惧怕纺麻这活儿的沉重和劳累，也不厌弃这沾在身上又脏又痒的麻屑，只要长久有这活儿干，只要这只教一家大小糊得住嘴的饭碗能牢牢捧住，她累死累活心甘情愿。可是，正如一切都是前生注定的一样，命运不济的人，喝凉水也会塞牙。下午，她到镇上卖完了鸡蛋，又去服务站领麻絮时，会计老王说：“我正式通知你，这可是最后一次领活了。人家麻纺厂来通知了，他们修旧利废搞自动化，革新了小纺机，用不着再请外边的闲散劳力搞外加工了。哦，另一层，我跟你交交底吧，人家也要安排自己的亲属子女呢……”

这些话，真象一记闷棍，她忽然觉得眼前金星乱冒……哦，别的话已经用不着多说了，因为，这“用不着”的风声，她本来老早就从和她一起领麻絮纺麻的伴儿里头听说过了，那时，她总是不当一回事，不往心上去，这与其说她不肯相信，倒不如说她不愿相信。是啊，她不能设想好端端的怎会又横出一根杠头来，一下打碎了这只虽然不太好总算也捧了多年的饭碗，她不能设想失亲少友的自己，怎会一下子又没了指靠没了事儿干……可现在，话儿从颇有权威的老王嘴里说出来，从这个一向正儿八经不开玩笑的老会计嘴里说出来，事情就千真万确，而且也绝无商量和求告的余地了。

往后怎么办？纺完这二十斤麻絮用不了两天，呵，后天，大后天怎么办？……她是这样的少情没绪，因此，抱了这“最

后一次”的二十斤麻絮走回来时，双脚软得没了半点力气，就象腾云驾雾似地飘回家来。一进门，她把麻絮往纺车边一堆，人也象这木头纺车一样成了“木头”人，硬手硬脚地坐在纺车前。虽然两只脚还象往常一样一下一下地蹬，两只手也象往常一样一寸一寸地捻，但今天怪呵，这一尺五方圆的木轮子异乎寻常地沉，沉得她每蹬一下踏脚，都要付出比平常多好几倍的力气，那手也笨得不听使唤，捻不了两尺就要接一回断头……看来，是真老了，就是让你端这饭碗，你又能端多久呢？

“冬……啪！”哦，不用问，是小船靠岸的声音。

唔，一定是儿子，那个在长塘镇初中上一年级的小儿子良良回来了。要不了片刻，这个淘气得连走路都象打虎跳的孩子就会一下蹦到她跟前，把书包甩在她怀里，挎胳膊搂脖子的，先亲亲热热地叫声：“妈！……”

她压下了心中的烦忧，脸上微微泛起了一层喜色，习惯地微微闭起了眼睛。

“嚓一嚓一嚓……”哟，这缓慢而生疏的脚步声！呵，不，不是儿子！

她刚刚从灶后站起身来，立刻就呆了。

二

没有前因，哪有后果？这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呵！……

和所有的水乡小镇一样，长塘镇除了那条绕镇而流的小河外，还有许多小港河汊。

镇北边，那银练似的小河分出两股曲曲弯弯的河汊，切割